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十八回 一燈呼吸競說維新 半價招徠謬稱克己

卻說姚文通在春申福棧房裡吃完了夜飯，正想同兒子、學生前往石路天仙戲園，看《鐵公雞》新戲，忽然接到胡中立在萬年春發來請客票頭，請他前去吃大菜，他便囑咐兒子、學生，先往天仙等候，自己到萬年春轉一轉就來。當下出得棧房，逕至三馬路各自東西。話分兩頭。單說姚文通走出三馬路，一直朝東，既不認得路徑，又不肯出車錢，一路問了好幾個人，才到得萬年春。問櫃上製造局胡老爺在那號房間請客，櫃上人見他土頭土腦，把他打諳了兩眼，便叫他自己去樓上找。姚文通幾年頭，也曾到過上海一次，什麼吃大菜，吃花酒，都有人請過他，不過是人家作東，他是個讀書人，並不在這上頭考究，所以有些規矩，大半忘記，只恍惚記得一點影子。如今見櫃上人叫他自己去樓上找胡中立，他便邁步登樓。幸虧樓梯口有個西崽，人尚和氣，問他那一號，他才說得製造局三個字，那個西崽便說四號，把他一領領到四號房間門口，隨喊了一聲四號客茶一盅。姚文通進得門來，劈面就見胡中立坐在下面做主人，見了他來，起身相讓。其時席面上早已有了三個人，還有兩個躺在炕上抽鴉片煙。姚文通向主人作過揖，又朝著同席的招呼，坐了下來，又一個個問貴姓台甫。當下同他一排坐的一位，姓康號伯圖，胡中立便說：「這位康伯圖兄，是這裡發財洋行裡的華總辦，酒量極雅。」姚文通又問對面的兩位，一位姓談號子英，一位姓周號四海。胡中立又指給他說：「這位子英兄洋文極高，是美國律師公館裡的翻譯，這位四海兄，是浦東絲廠裡的總帳房，最愛朋友，為人極其四海。」姚文通又特地離位請教炕上吃煙的兩位，只見一位渾身穿著黑呢袍、黑呢馬褂，初春天氣，十分嚴寒，他身上卻是一點皮都沒有，問了問，姓鐘號養吾。那一位卻是外國打扮，穿了一身氈衣、氈褲、草帽、皮鞋，此時帽子沒戴，擱在一邊，露出一頭的短頭髮，麤麤可愛。姚文通問他貴姓，他正含著一枝煙槍，湊在燈上，抽個不了。好容易等他把這袋煙抽完，又拿茶呷了一口，然後坐起來，朝著姚文通拱拱手，連說：「對不住！放肆！」然後自己通報姓名，姓郭號之問。姚文通拿他仔細一瞧，只見臉色發青，滿嘴煙氣，看他這副尊容，每日至少總得吃上二兩大土清膏，方能過癮。

姚文通一一請教過，別人亦一一的問過他，然後重新歸坐。西崽呈上菜單，主人請他點菜，他肚子裡一樣菜都沒有，仍舊托主人替他點了一湯四菜，又要了一樣蛋炒飯。一霎西崽端上菜來，姚文通吃了，並不覺得奇怪，後來吃到一樣拿刀子割開來紅利利的，姚文通不認得，胡中立便告訴他說：「這是牛排，我們讀書人吃了頂補心的。」姚文信道：「兄弟自高高祖一直傳到如今，已經好幾代不吃牛肉了，這個免了罷。」胡中立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同年！虧你是個講新學的，連個牛肉都不吃，豈不惹維新朋友笑話你麼？」姚文通還是不肯吃。康伯圖道：「上海的牛肉，不比內地，內地的牛，都是耕牛，為他替人出過力，再殺它吃它，自然有點不忍。至於上海外國人，專門把它養肥了，宰了吃，所以又叫做菜牛，吃了是不作孽的。」週四海亦說道：「伯翁所說的不錯，文翁！這牛肉吃了，最能補益身體的。你是沒有吃慣，你姑且嚐嚐。等到吃慣之後，你自然也要吃了。」幾個講話的時候，煙炕上一對朋友，把這些話都聽在肚裡。後來聽見胡中立又稱姚文通為講新學的，他二人便抬高眼睛，把姚文通打量了半天，趁勢同他勾搭著說話。姚文通外面雖是鄉氣，肚裡的文才卻是很深，凡他二人所問的話，竟沒有對答不上的，因此他二人甚為佩服，便把他引為自己一路人。等他把咖啡吃過，那個打扮外國裝的郭之問，便讓姚文通上炕吃煙，姚文通回稱不抽；郭之問又讓他到炕上坐，自己躺在一邊相陪，一面燒煙，一面說話；那個穿呢袍子的鐘養吾，順手拉過一張牌牌，緊靠煙榻坐下，聽他二人談天。當下郭之問打好了一袋煙，一定要敬姚文通吃一口，讓了半天，姚文通始終不肯吃，只得罷手。郭之問自己對準了火呼呼的抽了進去，一口不夠，又是一口，約摸抽了四五口，方才抽完起來，兩手捧著水煙袋，慢慢的對姚文信道：「論理呢，我們這新學家就抽不得這種煙，因為這煙原是害人的。起先兄弟也想戒掉。後來想到為人在世，總得有點自由之樂，我的吃煙就是我的自由權，雖父母亦不能干預的。文翁！剛才康週二公叫你吃牛肉，他那話很有道理，凡人一飲一食，只要自己有利益，那裡管得許多顧忌？你祖先不吃，怎麼能夠禁住你也不吃？你倘若不吃，便是你自己放棄你的自由權，新學家所最不取的。」他們三個人圍著煙燈談天，席面上主賓四位，也在那裡高談闊論起來。

鐘養吾聽了厭煩，便說道：「我最犯惡這班說洋話，吃洋飯的人。不曉得是些什麼出身，也和在大人先生裡頭擺他的臭架子。

中立好好一個人，怎麼要同這些人來往？」郭之問道：「養吾！這話你說錯了。中立肯同這些人來往，正是他的好處。人家都說中立守舊，其實他維新地方多著哩。就以這班人而論，無論他是什麼出身，總在我們四萬萬同胞之內，我們今日中國最要緊的一件事，是要合群，結團體，所以無論他是什麼人，我等皆當平等相看，把他引而進之，豈宜疏而遠之？文翁！你想我這話可錯不錯？」姚文通只好說：「是極！」郭之問還要說下去，只見席面上三個客都穿了馬褂要走，他們三個也知不能久留，郭之問又急急的躺下，抽了三口煙，鐘養吾等他起來，也急忙躺下抽了兩口，方才起身穿馬褂，謝過主人，一同興辭。走到門口，郭之問又拉著姚文通的手，問明住址，說：「明天下午七點鐘兄弟一定同了養吾來拜訪。」姚文信道：「還是等兄弟過來領教罷。」郭之問道：「你要來也得上火之後，早來了我不起，怕得罪了你。」姚文信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明天就在棧裡恭候吧。」說完彼此一拱手而別。胡中立坐了馬車回製造局，不在話下。

姚文通急急奔到天仙，案目帶著走進正廳，尋著了他世兄弟四個，戲台上《鐵公雞》新戲已經出場。姚文通四下一瞧，池子裡看戲的人，一層一層的都塞的實實足足。其時台上正是名角小連生扮了張家祥，打著湖南白，在那裡罵人。台底下看客，都一迭連聲的喝采，其中還夾著拍手的聲音。姚氏師徒聽了，都甚以為奇，急忙舉頭望樓，原來後邊桌上，有三個外國人，兩個中國人，因為看到得意之處，故在那裡拍手。賈子猷再定睛看時，齊巧今日早上在大觀樓隔桌吃茶的那個洋裝元帥，並那個不剃頭的朋友，都在其內。賈子猷回過頭去望望他，他也抬起頭來望望賈子猷，四目相射，不期而遇，打了一個照面，彼此都像認得似的。一霎台上戲上，看客四散，出去的人，猶如水湧一般。姚氏師徒等到眾人快散了，然後跟了出去。他們在家鄉的時候，一向睡得極早，再加以賈氏兄弟，昨日在小火輪上一夜未眠，便覺得甚是困乏。當下幾個人並無心留戀樓上的夜景，匆匆回到棧房，彼此閒談了兩句，便乃寬衣而睡。

一宵易過，又是天明。姚老夫子頭一個先起來，寫了一封家信，然後他兒子起來，賈氏三兄弟直睡到十二點鐘，棧房裡要開飯了，小廝才把他三個喚起，漱洗之後，已是午飯。等到吃過，姚老夫子想帶了兒子先到說定的那斗學堂裡看看章程，賈家三兄弟也要同去見識見識。姚老夫子應允，當下便留賈家小廝看門，師徒五眾一塊兒走了出去。剛剛走出大門，只見一個人戴了一頂外國草帽，著了一雙皮靴，身上卻穿著一件黑布棉袍，連腰帶都沒有札，背後仍舊梳了一條辮子，一搖一擺的搖了過來。眾人看見，都不在意，倒是姚世兄見了，他甚為恭敬，連忙走上兩步，同他招呼。那人本想要同姚世兄談兩句話，一見這邊人多，面上忽然露出一副羞慚之色，把頭一別，急忙忙的走進棧中去了。姚老夫子便問兒子：「他是什麼人？你怎樣認識的？」姚世兄便把昨天的話說了一遍，大眾方知昨天引誘姚世兄出門，後來又獨自去打野雞的，就是他了。姚老夫子學問雖深，無奈連日所遇，都是這些奇奇怪怪，出於意表之人，畢竟他外面閱歷不深，雖然有意維新，尚分不出人頭好歹，所以見了洋裝的人，能說幾句新話，他便將他當作天人看待，這是他所見不廣，難怪他。在他尚且如此，至於幾位高徒，一個兒子，又不消說得了。

閒話休題。且說姚世兄所說要進的那斗學堂，在虹口靶子路離著四馬路很遠，當下五個人出了三馬路，又走了一截路，喊了五部東洋車，約摸走了頭兩刻工夫，沿途姚老夫子親自下車，又問了好幾個人，方才問到。及至到了學堂門前，舉頭一望，只見門上掛了一扇紅漆底子黑字的牌，上寫「奉憲設立培賢學堂」八個扁字，一邊又是一塊虎頭牌，虎頭牌上寫的是：「學堂重地，閒人免進」八個大字。另外還有兩扇告示，氣概好不威武！師徒五人，都在門外下車，付過車錢。姚老夫子在前，世兄弟四個在後，進得學堂。姚老夫子恭恭敬敬的從懷裡掏出一張片子，交代了茶房，叫他進去通報。這學堂裡有位監督，姓孔，自己說是孔聖人一百

二十四代裔孫。片子投進，等了一會，孔監督出來，茶房說了一聲：「請！」他們五個進去，見面之後，一一行禮。姚老夫子要叫兒子磕頭。孔監督道：「我們這敝學堂裡，不開館是不要磕頭的。等到開館的那一天，我們要請上海道委了委員，到我們這學堂裡監察開館，到那時候是要磕頭的。」姚世兄聽了，於是始作了一個揖。當時通統坐定。姚老夫子先開口道：「敝處是蘇州，兄弟一向在家鄉，去年聽了我們內兄弟說起，曉得貴學堂裡章程規矩，一切都好，所以去年臘月裡就托舍親替我們小兒報了名字，今年特地送小兒到貴學堂裡讀書。」孔監督聽了，便問道：「你們世兄今年多大了？」姚老夫子回稱：「新年十九歲。」孔監督又問叫什麼名字？姚老夫子回稱：「姓姚，叫達泉，號小通。」孔監督順手在案桌抽屜裡翻了兩翻，翻出一本洋式的簿子來，又拿簿子在手裡盡著翻來覆去的查，查了半天，才查到姚小通的名字，是去年十二月裡報的名，名字底下注明已收過洋五元。孔監督看完，把簿子擱在一旁，又在架子上取了一張章程，送給姚老夫子道：「我們敝學堂裡的住膳章程，每半年是四十八塊洋錢，如果是先付，只要四十五塊，去年收過五塊洋錢，你如今再找四十塊來就夠了。」姚老夫子未來的時候，常常聽見人說，上海學堂束脩最廉，教法最好，所以募了名，托他內兄找到這片學堂。他內兄又模模糊糊的替他付了五塊洋錢，究竟要付多少，連他內兄還不曉得。姚老夫子來時只帶了二十塊錢，連做盤川，買東西，通統在內。以為學堂裡的束脩，已經付足，可以不消再付的了。及至聽了孔監督的話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又詳細查對章程，果然不錯。想要退回，一時又難於出口。幸虧孔監督有先付只要四十五塊的一句話，便以為等到開學的那一天，先叫兒子進來，等自己回轉蘇州，然後按月寄款上來，遂將此意問過孔監督是否如此？孔監督道：「凡是開學前頭付的，都算是先付，等到開學之後，無論第二天第三天，通統要付足四十八塊，倘若三天之內不把束脩膳費繳清，就要除名的，章程上載的明明白白。你們讀書人看了，自然會曉得的。」姚老夫子至此，不禁大為失望，一個人自言自語道：「原來要這許多！」孔監督道：「我們這個學堂並不為多，現在是學堂開的多了，所以敝學堂格外克己，以廣招徠。如果是三年前頭，統上海抵有敝學堂一所，半年工夫，敝學堂一定要人家一百二十塊洋錢。如今一半都不到了。怎麼可以還好說多？」姚老夫子道：「這樣看起來，上海學堂倒很可以開得。」孔監督聽了此言，把眉頭一皺道：「現在上海地方，題到趁錢二字，總覺煩難。就以敝學堂而論，官利之外，三年前頭每年總可餘兩三千塊錢。這學堂是我們同鄉三個人合開的，一年工夫，一個人總可分到千把洋錢。這兩年買賣不好了，我那兩個伙計，他們都不干了，歸並給我一個人。照這個樣子，只好弄得一個開銷罷哉。若要趁錢，不在裡頭。總是我們的中國人心不齊，一個做的好點，大家都要學樣，總得稟清上頭准我們一家專利，不准別人再開才好。」姚老夫子道：「學堂開的多，乃是最好之事，怎麼好禁住人家不開呢？」孔監督道：「人家再要多開，我們就沒有飯吃了。」說到這裡，姚老夫子見來的時候已久，便帶了兒子、徒弟，起身告辭。孔監督道：「二十開館，早一天世兄的行李就可以搬了進來，樂得省下棧房錢。我們這裡多吃一兩天，都是白送的，再要公道沒有。我們敝學堂裡的章程，一向是極好的。教習當中，不要說是不吃花酒，就是打野雞的也沒有。」姚老夫子憎嫌這裡價錢貴，意思想要另外訪訪有無便宜的所在，只要比這裡便宜的，情願把這裡的五塊錢丟掉。一頭走，一頭心裡盤算，所以孔監督後來說的一番話，他未曾聽見。一時辭了出來，仍舊回到棧房。剛剛下車，跨進了西鼎新巷口，忽見賣家小廝，站在棧房外面，見了他們，衝口說道：「啊喲！回來了！可把我找死了！」眾人一聽此言，不禁齊吃一驚。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